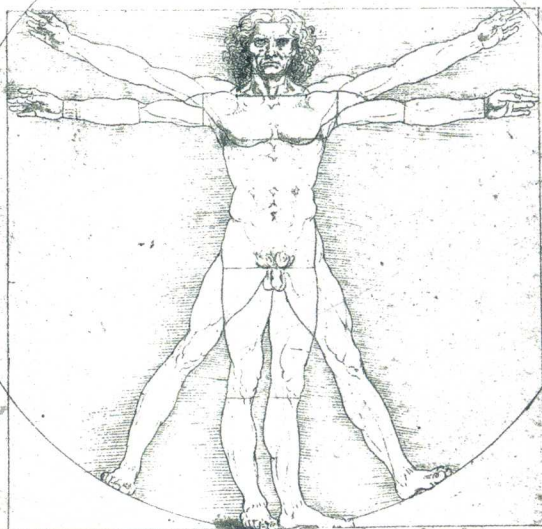


*Manifesto
del nuovo Realismo*

新实在论宣言

[意] 毛里齐奥·费拉里斯 (Maurizio Ferraris) ◎ 著
王成兵 魏飞 耿博雅 潘越 贝啟鸣 ◎ 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新实在论宣言

[意]—毛里齐奥·费拉里斯 (Maurizio Ferraris) 著

王成兵 魏 飞 耿博雅 潘 越 贝啟鸣 译

王成兵 校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实在论宣言/(意) 毛里齐奥·费拉里斯 (Maurizio Ferraris) 著; 王成兵等译.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 - 7 - 5682 - 4923 - 2

I. ①新… II. ①毛…②王… III. ①新实在论 - 研究
IV. ①B0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2813 号

版权所有© 2012, Gius Laterza & Figli 保留所有权利;
简体中文版由牛牛文化有限公司安排出版。

版权登记号: 01 - 2017 - 7053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华骏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5

字 数 / 90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8.00 元

责任编辑 / 梁铜华

文案编辑 / 梁铜华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施胜娟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中文版作者序



在刚过去的春天，我的好朋友和同行王成兵教授邀请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就“新实在论”举办了一个系列讲座。当我接到邀请的时候，我倍感荣幸，但与此同时，我也很忐忑不安。2011年，我引发了关于新实在

论的辩论。那个时候，有人评论说，这整个事情只限于都灵——仅限于我自己的大学、同行、学生和教师中。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讨论越来越激烈，这个时候，有些人（也许是同样的一些人）指出，整个事件只限于在意大利境内。而当讨论（主要是在学术界，但是在学术界之外也发生了）延伸到欧洲和美国时，除我之外，其他人似乎都对此沉默不语了。

我当时告诉我自己，新实在论毕竟是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回应。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具有特定时间和空间边界的现象。就时间而言，它不过是最近三四十年来的事情。就空间而言，它指的是胡塞尔所谓的“欧洲精神”那样的地盘。后者包括美国和英国的论域，但是，它排除了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即便不是最流行地区）部分：南美洲、非洲，尤其是世界上最大的洲：亚洲。亚洲的中心是中央王国：中国，它有一种古老而别样的文明——中国人的写作起始于对宏观事实的关注。西方人到了中国，几乎个个是文盲，而中国人可以很好地阅读西方的文字。为什么中国人要关心新实在论呢？

然而，当我开始在北京讲课的时候，我发现我之前的想法错了。我的学生们跟进、讨论和交流。我告诉自己：中国可能不是我们起初在西方所认识的“他者”文化，不是我们的富有传奇色彩的马可波罗介绍的那种

文化。它是一种独立而有原创性的文化，但它（在诸如北京师范大学这样具有人文精神的大学里，这更是显而易见）对世界持开放态度，能够用具有能力的和激情的思想与辩论进行讨论。

这让我感觉好多了。可能，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并不完全是我褊狭的观点中的那个“他者”世界。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差别。一百年之前，北京师范大学接待了一位更加杰出的西方哲学家：约翰·杜威。杜威对中国充满热情，以至于他得出结论说，中国人与美国人是一模一样的。我能说意大利人也与中国人一样吗？当然不行。尽管我们有一些亲密关系：意大利人也热爱家庭，也经常开怀大笑，同样也喜欢不戴头盔开摩托，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杜威的话略带夸张。

中国毕竟与西方有所不同。尽管如此，我关于新实在论的讲座以及（我希望）这本书使我找到有参与性和有能力的听众的事实，让我更加充满感激。当然，这首先取决于众所周知的中国人的礼貌，但也许还有更多的原因。不同的故事在哲学中汇聚并进行对话。这就是在当今的欧洲，人们对中国哲学与文化越来越感兴趣的原因，同时，这也是在现今的中国，人们对西方哲学与文化越来越感兴趣的原因（我的邀请人王成兵教授就是美国哲学方面的专家）。这本书的翻译对这种相遇是一

个小小的贡献。让我更加高兴的是，这本书将会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的前几个月发表。明年的8月，北京这个城市会成为千百年以来我们称之为“哲学”的思想进行对话的世界哲学之都。

毛里齐奥·费拉里斯

2017年8月31日于意大利都灵大学



序 言



格拉汉姆·哈曼 (Graham Harman)

在这本书中，毛里齐奥·费拉里斯 (Maurizio Ferraris) 清晰与成熟地呼唤，要在大陆哲学中实现实在论的转向。直到最近，“实在论”在大陆哲学传统中几乎仍没有得到人们热烈的讨论。或者，就像曼纽尔·德兰达

(Manuel DeLanda) 曾经说过的那样,“几十年来,如果承认某人是实在论者,就等于承认,他是一位猥亵儿童者”^①。分析哲学家们总是采取一种选择,直率地为存在一种位于社会、语言或者心灵之外的实在进行辩护。

但是,在大陆哲学家中,接纳一种明晰的实在论(甚至是反实在论)立场,就总会是给自己打上一个理智上懦夫的标签。从现象学开始,一直到其极为时尚的法国继承者们,人们通常的办法是把实在论/反实在论问题处理为一个“假问题”。心灵总是已经自身外在于一种有意向性的对象。或者说,其已经被抛入一个世界,即使这个世界及其对象据说仅仅作为人类的共生物而存在^②。诸如此类的策略具有争议性。它们把我们带到实在论和观念论之类的对立之外,指向一种崭新的“第三条道路”——这就像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在《为我的自在》中所讨论的那样^③。直到2007年,李·布劳韦尔(Lee Braver)最终用其对大陆哲学史的公然

① [美] 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私人通信,2007年1月30日。

② 因此,[法]昆汀·美亚索(Quentin Meillassoux)把最近的大陆哲学界定为“相关论”。参见美亚索:《有限之后》R·布拉齐尔译(伦敦:Continuum,2008年)。

③ 参见[法]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知觉现象学》,C·史密斯译(伦敦:Routledge,2002年),第82-83页。

反实在论的解释才做到了对此直言不讳^①。布劳韦尔的著作并没有在其反实在论的同伴中引起相似的坦诚相待。这是事实。这个事实说明，大陆哲学还不情愿放弃其传统的游戏方式：假装既非实在论者，也非反实在论者。即便像齐泽克（Slavoj Zizek）那样的令人敬畏的思想家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唯物主义意味着外在世界并不存在，他也不是一位唯心主义者^②。

直到最近，我常常似乎觉得，随着德兰达的《强化科学与虚拟哲学》以及本人的处女作《工具—存在》在2002年出版，大陆哲学的初步实在论才开始转向^③。但是，当我这样说的时侯，我确实不经意间不公正地对待了毛里齐奥·费拉里斯，因为，我对他用意大利语写作的著作一无所知。毛里齐奥·费拉里斯不仅从时间上更早地、更孤单地实现了实在论的转向，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还冒着某种个人的风险。毛里齐奥·费拉里斯生

① 参见[美]李·布劳韦尔（Lee Braver）：《这个世界作为一个事物：欧洲大陆反实在论史》（艾文斯顿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② 第一个论点可见于[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和[英]格拉因·达利（Glyn Daly）：《齐泽克访谈录》，第97页（剑桥，英国：Polity出版社，2004年）。第二个论点来自斯拉沃热·齐泽克的《不稳定的主体：政治本体论消失的中心》，第36页（伦敦：Verso，1999年）。

③ [美]曼纽尔·德兰达：《强化科学与虚拟哲学》（伦敦：Continuum，2002年）；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工具—存在：海德格尔与客体形而上学》（芝加哥：Open Court，2002年）。

于1956年。他师从基阿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也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合作写过著作^①。1992年3月，毛里齐奥·费拉里斯在那不勒斯听伽达默尔说“存在是语言”^②。他突然间意识到这是虚假的。这时，毛里齐奥·费拉里斯的实在论转向就开始了。毛里齐奥·费拉里斯敦促德里达接受一种更微弱的文本主义立场，但是，他无功而返。这种文本主义立场的原则是，在文本之外，不存在任何具有社会意义的东西。在随后的岁月中，随着意大利陷入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泥潭中，在费拉里斯看来，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已经在右翼的大众主义中获得其逻辑的结果。这给费拉里斯提供了拒绝他先前的相对主义立场的新政治基础。让人毫不惊奇的是，这导致了他与其先前的老师瓦蒂莫的争论。瓦蒂莫不仅是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狂热的反对者，也是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拥趸。

在受到英美影响的大陆思想的新氛围中，实在论不是一种选项，而是我们时代最有希望的创新中具有争议的家園。费拉里斯的见解将会作为一种深受欢迎的新影响力而起作用。费拉里斯曾经在若干年中相对来

① 参见[法]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毛里齐奥·费拉里斯（Maurizio Ferraris）：《品味秘密》（剑桥，英国：Polity出版社，2001年）。

② [意]毛里齐奥·费拉里斯，私人通信，2013年8月5日。

说不为英语世界读者所了解。现在，他给我们呈现出4本用英语写作的著作：摆在我们面前的《新实在论宣言》、很棒的《文本性》（*Documentality*）^①、《你在何处？》（*Where Are You?*）^②以及标题引人注目的《再见，康德！》（*Good-bye, Kant*）^③。费拉里斯曾经在古典德国思想的重镇海德堡以“再见，康德”为题做了一次勇敢的演讲。尽管他当时可能最担心伽达默尔该如何回应，但是，对费拉里斯来说，一位那天在场的更为重要的听众是年轻学生马库斯·加百利尔（Markus Gabriel）。后者注定成为他未来新实在论的同事。加百利尔曾经描述说，那场海德堡演讲把他从反实在论的睡眠中唤醒了^④。亲爱的读者们，毛里齐奥·费拉里斯的适中的谈论和温文尔雅的精确性会把你们从睡眠中唤醒。

① [意] 毛里齐奥·费拉里斯：《文本性：为什么有必要留下痕迹》，R·戴维斯译（布朗克斯，纽约：福特汉姆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② [意] 毛里齐奥·费拉里斯：《你在何处？手机的本体论》，S·德桑提斯译（布朗克斯，纽约：福特汉姆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③ [意] 毛里齐奥·费拉里斯：《再见，康德！》（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④ [德] 马库斯·加百利尔（Markus Gabriel），私人通信，2013年11月6日。



前言



2012年7月，我在那不勒斯的意大利哲学研究所遇见了一位年轻的德国同行——马库斯·加百利尔。当时，他正在策划一场关于当代哲学基本特征的国际会议。马库斯问我，关于这个活动的恰如其分的题目，我

有什么建议。我回答说：“新实在论。”这是一种合乎常理的想法：思想的钟摆在 20 世纪以诸如诠释学、后现代主义、“语言转向”等版本向反实在论摇摆；而在新世纪，思想的钟摆又朝向实在论摆动（当然，这个摇摆又采取了许多不同的形式：本体论、认知科学、作为一种认知理论的美学，等等）。

准确地说，我是在 2012 年 6 月 23 日下午一点半构造了新实在论。然而，这不应当被看作一种新理论的发动：它不过是一次会议的名称。事实上，“新实在论”根本不是“我自己的理论”，也不是一种特别的哲学思潮^①。它甚至不是一种思想的共性。我认为，它不过是一种事态的照片。因为，我相信，这一点已经被过去若干年中发生的大规模辩论所证明^②。完全为了强调这样

① 比如说，不同于 20 世纪开端的后唯心主义的更早期的一种“新实在论”思潮（参见埃德温·B·霍特，沃特·T·马文，威廉·派伯瑞尔·蒙塔格，拉尔夫·巴顿·佩里，以及爱德华·格里森·斯伯丁，《新实在论：哲学合作性研究》[纽约：Macmillan, 1912 年]）。纲领性的提要，参见《六个实在论者的计划和第一阶段》，载于《哲学，心理学与科学方法杂志》，1910 年 7 月 18 日：第 393-401 页。“实在论”这一名词的当代用法，参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实在论》，<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realism/>。

② 对于这一点的评论，我推荐读者参阅我的文章《新实在论》，载于《意识：哲学杂志在线》，<http://riviste.unimi.it/index.php/noema/article/view/1403>。新实在论的全文浏览参见 <http://nuovorealismo.wordpress.com/>。

的态势，在那篇我宣布了这个会议主题的文章中^①，我采纳了一种宣言或者干脆说那种宣言的形式：“一个游荡在欧洲的幽灵。”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的意思不是宣称他们已经发现了共产主义，而是确信共产主义者众多。另一方面，如果康德以“一个游荡在欧洲的幽灵：先验哲学”作为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句话，人们就会把他看成疯子。那个时候，人们假定他提出了一种在那个阶段只存在于他著作中的理论。

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激发了某种创造性灵感，或者在我看来至少是一种个人思想的阐述。它是由我过去20多年中所做的思考凝练而成的。事实上，实在论的阐述一直是我自20世纪90年代初转向后哲学工作的主线。这导致我放弃了诠释学，提出了一种关于感受性理论的美学，作为不可修补性理论的自然本体论以及最终关于文件性理论的社会本体论^②。

因此，对我来说，提出一种新实在论并非一种被用来吹嘘对实在东西的哲学垄断。在某个方面，它与声称

① 《共和报》（*La Repubblica*），2011年8月8日。

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综述，请参见我的《自我呈现》，达里奥·安提塞利（Dario Antiseri）和希尔瓦诺·塔格利亚甘比（Silvano Tagliagambe）编，载《意大利当代哲学》（米兰：Bompiani，2009年），第226-235页。

私下的水源并没有多少区别。它其实意味着，肯定了水是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它意味着，任何配得上哲学这个名字的，位于任何哲学核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解构性的使命都必须讨论实在，否则的话，它会变成一种无用的游戏；它意味着，任何不具备建构的解构都是不负责任的^①。

但是，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我思想发展的语境——它起始于对后现代主义后果的反思。我所谓的“新实在论”其实首先是完全承认一种转向。媒体的大众主义、后“9·11”之战以及新近的信任破碎的历史经验，导致了对我以为的后现代主义两个教条的严重的否定，即所有的实在都是社会性地构造的和可以无限操纵的，以及真理是一种无用的见解，因为协同性比客观性更为重要。真正的需要、真正的生死，是无法还原到简单的解释的。它们已经确定了它们自己的被用于认可如下观念的权利：实在论（就像其反面一样）不仅对知识有意义，而且对伦理学和政治学有意义。当然，这个转向不仅仅是历史性的，（而且是）并且首先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围绕胡塞尔所谓的“欧洲精神”而展开，即斯宾格勒90年前所做的预言：西方将

① [美] 希拉里·普特南 (Hilary Putnam): 《复兴哲学》(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2年), 第133页。

要衰落。人们很难想象在中国和印度出现后现代主义。无论如何，我所生活的那部分世界（我相信我可以断言，与我的朋友圈和熟人圈所生活的那部分世界相比，也许我的要宽一些），即体验了后现代主义的西方，现在似乎已经放弃了它。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